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六十七回 桃花人面惆悵劉郎 細雨斜風重尋關盼

且說王太史正在家中寫字，恰恰的陸雲峰走了進來，把金寓要嫁陳姓客人，當夜就要動身回去的話和他說了。王太史那裡肯信，只向陸雲峰冷笑道：「你說是一廂情願的話兒，不管事情的真假，你想金寓那邊我天天過去，要真有這樣的事情，我那有不曉得的道理。他嫁人不嫁人我不知道，難道你倒比我明白些麼？」陸雲峰聽王太史只是一派的糊塗話，更加有氣道：「現在不用說什麼別的，我只要同你到觀盛裡去看他一趟，要是沒有這件事情，憑你怎生罰我。我是一片好意，特地趕來給你一個信兒，你們的事與我有什麼相干，難道我打了你們的破敗，就有什麼好處不成？」王太史聽了只是不信，道：「無論你怎生說法，總而言之，他的病還沒有全好，怎麼就好嫁人，可不是笑話麼？」這幾句話把個陸雲峰氣得昏了，一把拉著王太史的衣裳，定要和他同去看個明白。王太史沒奈何，只得勉勉強強的換了衣裳，一同出門。那時已有掌燈的時候，陸雲峰本來坐著包車來的，王太史就坐了自己的包車，一先一後，如飛的直往觀盛裡來。到了弄堂門口停下包車，王太史和陸雲峰一同進弄，走到門口推門進去，王太史頭一個進門，看那光景就覺有些不像。客堂裡只點一盞壁燈，保險燈也不見了，樓上更是黑洞洞的沒有燈光，更沒有一些聲息。王太史見此光景，曉得事情不妙，口中只叫得一聲「阿呀」，急急的奔上樓去。陸雲峰跟在後邊，一同走進房內，只見房內的木器家生都是橫七豎八的堆得滿地。窗前梳妝台上只點著一盞半明不滅的長頸燈台，結了一個大大的燈花，光燄搖搖，閃爍不定。大牀上的被褥帳子已經不見，連金寓的四隻衣箱也不知那裡去了。衣廚的門開得壁直，內中也是空空的沒有什麼東西。王太史見了這般形景，只氣得目瞪口呆，默然無語。陸雲峰立在後面，冷笑一聲道：「何如？」

王太史此時心上千回萬轉，也不知是苦是甜，是酸是辣，辨不出自家心上是個什麼味兒。呆了一回，想不出什麼主意，還是陸雲峰提醒他道：「金寓雖然逃走，一定還有未曾帶去的人，或是粗做娘姨，或是廚子之類，方才我們進門的時候，看那樣兒不像一人沒有的。你姑且叫他們一聲，把他們叫了上來問問他們，究竟是如何逃走，或者還可追得轉來。」王太史聽了方才醒悟，便高聲在樓上叫了兩聲，聽得樓下廚房內隱隱的有人答應，卻是廚子的聲音。果然不多一會，就聽得「登登登」

的腳步聲音走上扶梯，直到房內，見了王太史，不覺呆了一呆。王太史見了廚子上來，連忙問道：「他們那一班人那裡去了，怎麼一個人都不見呢？」廚子聽了大為驚異，便從實說道：「我只曉得他們搬到歸仁里去，不曉得什麼別的事情。」王太史不等說完，急急的又問道：「他們既然搬去，為什麼又單把你留在這邊呢？」廚子道：「他們先把隨身的箱子搬去，留下這些粗重的家具，叫我在這裡看家，明天再來搬取，不曉得他們是到那裡去的。」

王太史聽了半晌並不開口，陸雲峰卻代他氣憤道：「他們既是走了，料想一定是往通州一路去的，此刻輪船還沒有開，我們趕到船上追問，一定尋得著他。」王太史一口氣梗在胸口透不出來，掙了半天方才抽出一口冷氣，問陸雲峰道：「你怎麼曉得他們是往通州一路，難道他們和你說過的麼？」雲峰道：「我還沒有和你細說，那姓陳的客人是通州知州的兒子，年紀甚輕，品貌也好，所以金寓一心一意的定要嫁他。你雖然是個太史公，卻已是五旬開外的人了，那裡趕得上他們這一班少年浪子，專在信人面上用那修飾的工夫，你想我們那裡做得出這般模樣？你當初不肯信我的話兒，如今懊悔已是嫌遲的了。」

王太史聽了也不回答，呆呆的想了一回。陸雲峰催他道：「怎麼樣？要去追問卻要快些，何必在此間耽擱？」王太史朝他搖搖手道：「我想這件事兒還是我自己認些晦氣，不要提起的為妙。你想金寓雖然答應嫁我，不過是一句話兒，又沒有什麼憑據；付那一千銀子定銀的時候，是我自己親手交給他的，又沒有一人見證，沒有一個收條。就是趕到船上尋著了他，他若是老羞變怒，和我硬挺起來，也不能當真將他怎樣，那時豈不是更覺坍台？所以我的意思，也不必再去追他，只算我瞎了雙眼把他當作好人，上了他這樣的一盤惡當。從今以後只當沒有這件事兒，絕口不要提起，還要托你在朋友面前替我遮瞞一二，切不可逢人便說，弄得我沒臉見人。」

陸雲峰起初原是一團怒氣，恨不得把王太史的事當作自己的事情，尋見了金寓，不知要打算將他怎樣。及至聽了王太史的一番說話，回心一想覺得實是不差。金寓雖然口說嫁他，卻自己又不是媒人，又不是見證，沒有什麼一定的憑據，那裡說得過他？萬一金寓翻轉臉皮搶白幾句，說他們霸阻從良，那時放手又不是，不放手又不是，難道真好不叫他嫁人不成？如此一想，便把那一腔烈火一時間瓦解冰銷，歎一口氣道：「罷了罷，雖然不是我的事情，卻實在替你氣憤不過。你的說話也是不差，只是不去追他，就這般把他放走，卻是便宜了這個良心喪盡的東西。」說著，又覺又埋怨王太史道：「都是你當初不肯聽人說話，現在卻弄到這個樣兒。」王太史道：「事到如今，不必提起，我也追悔不來的了。」說罷，回頭見廚子還自癡癡呆呆的立在一旁聽他們說話，王太史當時就吩咐了那廚子幾句話兒。那些木器傢伙本來都是租的，只消叫人搬去就是，又叫那廚子暫看一夜，明天叫人來搬，又把那房子退了，廚子也辭了自去。這且按下不提。

只說王太史自金寓逃走之後，心上雖然懊惱，那花柳場中的興趣卻是一毫不減，只想要再看一個比金寓好些的人。果然不到幾天，又被他看中了一個東尚仁的花彩雲，也是一個著名的老蟹。王太史卻又偏偏的揀中了他，做了不多兩日，吃過兩三台酒，碰過三四場和。花彩雲見王太史呆頭腦的不甚內行，明放著是一個土地碼子，便想放出辣手弄他一注銀錢，輕輕易易就和王太史做了相好。住過一夜，就撒嬌撒癡的要嫁他。王太史見花彩雲待他口分要好，不比金寓總是冷冷的樣兒，心上就甚是歡喜，認定了花彩雲是個好人，便請辛修甫和他做媒。辛修甫明曉得花彩雲也不是個肯嫁王太史的人，又是一番騙局，懇懇切切的勸了他幾次。怎奈王太史執意不從，口中只說：「花彩雲決計不是金寓一般的人，你們不要胡說。你若是不肯和我做媒，我也不好勉強，只好待我去另請別人便了。」辛修甫聽了無可奈何，只得和他去說，講定五千身價，先付二千。這回的王太史卻比前一回老到了許多，付定洋的時候叫辛修甫從中經手，還要花彩雲寫了一張收條，畫了花押，又叫吳璧光看了一個合婚的吉期。王太史自以為是千妥萬當的了，不想到了吉期的前一天，又鬧出花樣來。

看官，你道是什麼花樣？原來花彩雲接了王太史的定洋，打算要想個法兒逃，不料事機不密，不知怎樣的走了風聲，被辛修甫打聽了出來，不覺勃然大怒，好在付過定洋，立有婚書，不比金寓的逃走一毫把握沒有，所以不能追他；這花彩雲既然出過婚書，又有收銀的字據，和他出起場來，不怕他飛上天去。當下辛修甫得了這個信息，便立刻報了捕房，先派了一個警察來守住了花彩雲的門口，隨後修甫自己趕到彩雲院中，當面問他不應這般混帳。誰知花彩雲不慌不忙，一口咬定並沒有這樣的事情，竟是賴得乾乾淨淨。修甫聽了，也指不出個什麼逃走的憑據來。花彩雲倒逼住了辛修甫，問他這句話兒是那個同他說的，一定要修甫指出這個人來，倒說得修甫無言可答。花彩雲又道：「倪堂子裡向嫁人勿嫁人，總歸全靠一個名氣，格號說話倪陸裡擔當得起？之修甫想了一回，方開口冷笑道：「據我看來，你的說話還是老實些兒，不要大寬大轉的遠兜圈子。你既是不願從良，這也不能勉強，這是一生一世的事情，勉強不來的。與其嫁了過去將來鬧什麼笑話出來，不如現在一刀兩斷，講個明白的好。我看你把他付過的定洋還了出來，我到他那邊說法，從此兩不相關，免得你心中不願，否則你今天這件事兒鬧了出來，既有婚書，又有現成的收據，恐怕你到了公堂難逃公道，不知你心上如何？」

花彩雲聽了不覺紅泛桃花，低頭無語，半晌方說道：「倪堂子裡向格嫁人，勿是好弄白相格。故歇倪嫁王大人，外勢大家才曉得格哉，一排老客人聽見說倪要嫁人，來也勿來，生意才無撥格哉。辛老拜托耐，去搭王大人說聲，倪是打打算算嫁撥俚格，故歇俚翻過來說勿要末，只要俚摸摸良心，自家說仔一聲末哉。」修甫道：「你不要認錯了我的意思，這件事情王大人還沒有曉得，這是我的主意，還要去同他商量起來。」花彩雲道：「故歇也無啥話說，倪雖然做仔信人，也勿見得自家挨上仔別人家格大門，老實說，要討倪格客人也勿止王大人一干子。俚耐勿要，倪也無啥希奇，只要俚自家想想，說末說仔一泡，弄到仔故歇，原是一場無結

果，阿對倪得起？辛老倪格生意瞞耐勿過，耐看倪故歇阿有啥格生意，還要叫倪還俚二千洋錢，叫倪陸俚搭去變格二千洋錢出來？」辛修甫聽了，也曉得花彩雲的意思，無非想賴掉這一筆定洋不拿出來。當下說來說去說了半天，又呼嚇了花彩雲幾句道：「你若一定不肯，巡捕現在門口，我便叫他進來，先把你解到捕房再說別的。」花彩雲吃了這一驚，怕吃巡捕官司，方才勉強答應。

辛修甫便出了東尚仁，直到醬園弄王太史家，把花彩雲要暗中逃走，自己叫了警察看住了他的大門；又把花彩雲的說話、自己的主意，詳詳細細說了一遍。在辛修甫的意思，以為花彩雲既要逃走，就是勉強把他娶回家去，也要鬧出笑話來，只有這樣的一個法兒，叫他還出定洋，從此一刀兩斷，庶幾不至吃虧。辛修甫在王太史的身上，也可算得是盡心竭力。那曉得王太史這兩天正在高興興的準備著要做那芙蓉帳裡的新郎、玉鏡台旁的花侍。正是：

準備畫眉之筆，京兆風流；安排荀令之香，蕭郎旖旎。

那心上的歡喜是不問可知的了。那裡曉得辛修甫忽地跑來報了這個信息，好似青天霹靂，平地波濤，這一氣直氣得面青唇白，半晌無言。辛修甫又勸他道：「那花彩雲本來是上海有名的辣手信人，你就是把他娶到家中，也是養他不起，不如還是聽了我的說話，仍舊把定錢收了回來，還是你的運氣。」王太史尋思了一會，卻又捨他不得起來，似信不信的道：「既是這般說法，我們兩人同到彩雲院中，看他怎生打算，我們再打主意便了。」辛修甫曉得王太史有些呆氣，不肯捨他，卻也無可如何，只好同著他逕到東尚仁去。

花彩雲見了王太史，登時做作起來，把眼睛擠得紅紅的，倒在王太史懷中。王太史見花彩雲這般做作，嫉光眇視，薄怒佯嗔，寶靨偎雲，纖腰昵抱，又聞得一陣脂粉香水的味兒，早把個王太史弄得肢體皆酥，神魂欲化，頭腦之內不由得有些渾淘淘的樣兒，一點主意也沒有了。再經花彩雲把方才對著辛修甫的說話又對王太史說了一遍，更兼一手揪著他的鬚鬚，一手扭牢他的耳朵，口中幾哩咕羅的，倒把王太史抱怨了一個不了。正是：

雕籠押羽，池邊共命之禽；寶檻移花，牆外春風之恨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